

葡萄园

○ 国晓宁

1986年秋,二大爷兆禄拿着半张报纸找到我爷爷,指着报纸说:“广告里说葡萄是个好东西,咱们可以培育点葡萄苗,绝对好卖。”当时,爷爷是生产队队长,听了二大爷的建议,爷爷叫了几个人研究这件事,去买了葡萄枝条培育葡萄苗。

第二年春天,马颊河河堤旁长满了葡萄苗,煞是喜人。之前种的杨树苗销路很好,他们认为葡萄苗的销路也会很好,但葡萄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卖。春天就要过去了,还有不少葡萄苗没有卖出去,经过一番思量后,爷爷不顾全家人的反对,把剩下的葡萄苗种到了自家地里。

种葡萄,我老爷爷开始是不同意的。当时没人见过葡萄长什么样,3亩

(1亩合666.7平方米)多地全部种上葡萄,不成功的话,全家都会挨饿。但是,老爷爷拗不过我爷爷,葡萄还是种到了地里。

第一年,葡萄树没有结果,这一年,老爷爷没去过葡萄园;第二年葡萄丰收了,比种一年粮食赚的钱还多。此后,老爷爷每天都去葡萄园里忙活。

等到葡萄成熟时,老爷爷徘徊在田垄里,寻找着掉落的葡萄粒,轻轻蹲下,小心翼翼地捡起一粒粒红得发紫的葡萄,在衣角擦拭干净,然后走到地头,放进装满葡萄的竹筐里。

我上小学之前,一直在葡萄园里玩耍。用河水灌溉葡萄树时,我喜欢在垄沟里逮鱼;夏季的葡萄园果香四溢,一群野

鸟和野鸽子闻香而来,盘旋在果园上空,我便拿着棍子敲打塑料桶驱赶它们。

葡萄树下,是一丛丛草莓。葡萄成熟时,草莓也快要成熟了。我轻轻地拨开草莓的叶子,摘下一颗红草莓放进嘴里,香甜的味道充满了整个口腔。

慢慢地,村里人都种起了葡萄,葡萄种植面积达到了百亩。2004年,由于种葡萄的村民越来越多,加之雨水丰沛,葡萄出现病害,价格下降。在一阵阵拖拉机的轰鸣声中,一棵棵葡萄树被连根拔起。

我本以为,以后再也看不到葡萄园了。2010年,父亲听说温室大棚里的葡萄每斤能卖5元钱,于是又种起了葡萄,葡萄树又重新站在了那片苘麻和苍耳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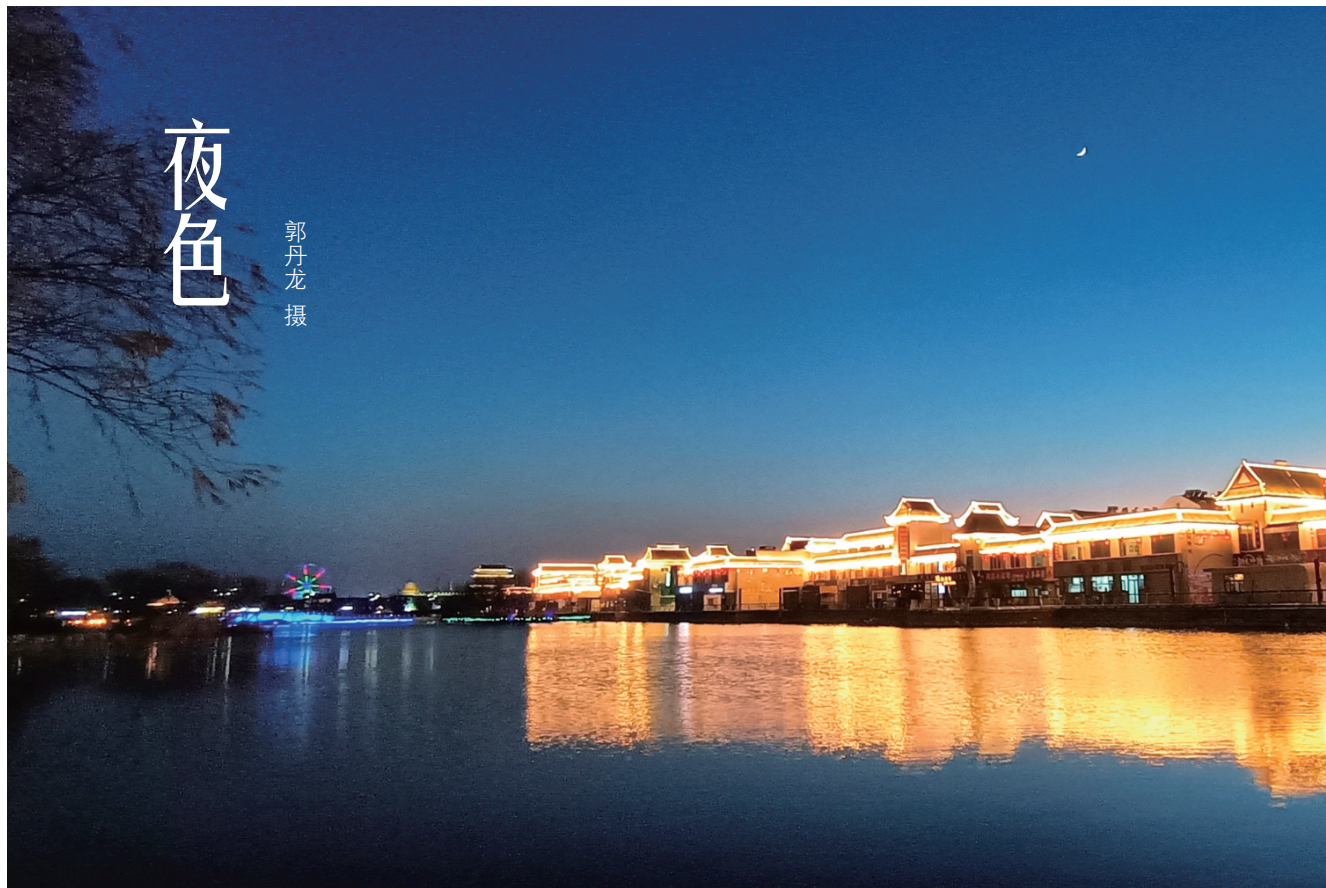
长的田野里,这片园子也记录了我 and 父亲辛勤劳作的点点滴滴。

最难忘的是那个暖意十足的下午,我和父亲穿行在葡萄架间,我发现一串紫黑紫黑的葡萄,我摘下它,爱不释手地把玩着。我实在忍不住,便摘下最小的一颗,慢慢送进嘴里,香甜的葡萄汁顺着喉咙淌进胃里,深秋的葡萄格外甜。

这片葡萄园支撑了我大学四年的花费,减轻了父母的压力。如今工厂开到了村口,母亲去了厂里上班,没有时间管理葡萄园了,葡萄树只能刨掉。虽然葡萄树被刨了,但我心中的那棵葡萄树永远都在。

夜色

郭丹龙 摄



南瓜饭

○ 张万成

我虽然没有啃树皮、嚼草根的经历,童年的生活却也比较艰苦,也曾有过一段“瓜菜代”的岁月。“瓜菜代”是指在粮食紧张、口粮不足的情况下,人们为了生存,以瓜菜代替粮食填饱肚子。

以前,每年春天,母亲都会在房前屋后挖几个坑,在坑里填满猪牛羊粪,点种几棵南瓜。我整天盼着南瓜秧长大,等开了花结了瓜,母亲会先摘个嫩嫩的南瓜炒菜解馋。

到了秋天,拨开南瓜叶,一个个南瓜圆滚滚的,像大头娃娃露出了鼓鼓的肚皮。母亲把它们摘下来,挨个儿摆在墙角,丰收的喜悦溢满了农家小院。

每到中秋节,母亲便会起个大早,挑一个圆滚滚的南瓜,剖开、挖瓢、去籽,再切成小块煮,煮烂后倒上玉米面,不一会儿便能闻到一股香喷喷的味道。

吃完南瓜粥后,母亲把南瓜籽儿收

起来,淘洗干净后晒干,剔除干瘪的籽儿。母亲会挑一个空闲的日子,用盐将籽儿炒熟,我们便可以吃上香脆的南瓜籽儿了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吃的是母亲煮的南瓜汤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白面,往白面里兑水后,揉成长条,然后切成饼干大小,再放进南瓜汤中煮开,加上盐,这是我记忆中最可口的大餐。

在那段艰苦岁月里,我吃过蒲公英、灰灰菜、苦苦菜,无论什么野菜,母亲都做得有滋有味。

上学时,每天放学回家,我一进家门,就听到母亲炒菜的声音,随之而来的,是清甜的瓜瓢香味。接着,母亲将南瓜和米饭一起煮,过不了多久,米香悠悠,南瓜饭就熟了。此时,我们便蜂拥而上,抢着盛饭。

我一直觉得母亲是烹饪高手。我们常戏称,这南瓜饭是母亲压箱底的法

宝。孩子们挑食,或者觉得菜太乏味,母亲就会煮点南瓜饭。吃着香甜的南瓜饭,我们往往都顾不上夹菜,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。

后来,我参加工作,离家远了,很少有机会再尝到母亲做的南瓜饭。有一次,我想吃南瓜饭了,便去市场买了一个南瓜,打电话求助母亲,母亲一步步教我怎么做,但我做的南瓜饭并不好吃。

每次回家,母亲都会为我做南瓜饭,我一碗接着一碗,怎么也吃不腻。母亲坐在一旁,笑盈盈地看着我。

改革开放以来,人们丰衣足食,吃喝不愁。现在吃南瓜饭,和之前是不一样的,过去是为了活命,现在则是图新鲜。

日子虽然好了,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以前的苦难日子,要节约粮食,珍惜粮食,更要时刻铭记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艰辛。

前段时间,奶奶高兴地递给我一样东西。我一看,是两个大大的石榴。

老家西边长着两棵石榴树,我已记不清它们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了。几年前,我有一次路过这两棵石榴树时,惊喜地发现,它们已经长得很高了。

石榴树的树干粗壮黝黑,像一条遒劲的苍龙,树叶茂密,树上结满了青青的果实,像一个个毛线球。石榴色泽光滑,散发着淡淡的芳香,果皮表面映着绯红,像小女孩含羞的脸。

之前,三三两两的孩子来石榴树下跳皮筋,大爷大妈把饭桌搬到这里吃午饭。每到夏天,满树的石榴花像一团团燃烧着的火苗,散发着淡淡的幽香,但石榴树下却无比凉爽。

自古以来,人们都因为石榴多籽,把石榴当作家族兴旺的象征。老人们常说,门前种着石榴树,家庭会枝繁叶茂。石榴树也因此得到了庇护,一年一年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着。

之后,这里拆迁了,许多街坊邻居都搬走了,只留下这几棵石榴树。几年后,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,我从石榴树下路过,看到枝头上挂满了圆圆的大石榴,压弯了树枝。

我不知道石榴树从何而来,从幼苗开始,它们就在这片不算肥沃的土地上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爷爷把这几棵树当作自己的孩子打理,像对待香椿树那样,给这两棵石榴树除草、浇水,石榴越长越大。

一年中秋节,奶奶笑着对我说,她手里有两个大石榴,青红色的,熟透了。我对奶奶说,吃石榴对眼睛好,有明目的功效。

野石榴

○ 吴永鑫

